迟 行

蒋勋

一条路上，间隔不远，一株盛放的木棉花，使我停下来，抬头看了好几次。树干直挺耸立，树枝平平伸展出去，像手臂，承载着一朵一朵赭黄橘红的花。仰头看，整株木棉像一支盛大的烛台，满满一树花朵，艳红鲜黄，像明亮灿烂的烛光火焰，一齐点燃，在阳光下跳跃闪烁。春天的城市，像被节庆祝福，路过的行人，也都感染到喜悦。

 有些路人或许有急事要办，匆忙走过，无法注意到这个季节木棉花的盛放。我正低头看地上落花，听到他们脚步声急急走来，赶快让开，怕阻挡了他们的去路。

我很喜欢东方园林建筑里的亭子，空间不大，四面无墙，只是暂时供人停留。在山水画里，亭子常常只是一个小点，或在水边，有扶栏可以倚靠，看水流低回，浮沫此起彼落；或在山路迂回的平台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可以远观山色，眺望大河浩荡。

“亭子”就是“停”的暗示吗？行走盘桓在长长的路途上，我希望前进的速度更快吗？还是我要学习懂得如何停留，懂得在路旁的亭子稍做休息，四处浏览，而不只是匆匆赶路。

如果人生是一条路，从生到死，我希望这条路是高速公路，一通到底，快快走完吗？或者，我更希望在这条路上，可以多一点迟延，多一点迂回，多一点过程，多一点停留。

人类最早只是步行，步行的空间范围很有限。把台北市旧的北门、南门、西门、东门，四个城门连接起来，也就是原来城市步行走出来的尺度。不只是台北，所有以步行速度规划的城市空间，范围都不太大。欧洲许多老城市，像意大利的Siena、翡冷翠，西班牙的Toledo，都还可以完全用步行游览。老城市的巷弄，弯弯曲曲，高高低低，本来就是居民长久用脚走出来的路。

行可以达到的空间范围不大，步行的速度缓慢，人类慢慢地走着，在步行的速度里思考，随时停下来，观察季节的变化，看天上星辰移转，等待太阳落山，整理自己的思绪，反省自己生命的状态，探索宇宙的现象，思考信仰的价值。他们一步一步走着，好像步行的节奏成就了思维的节奏，因为可以慢慢步行，有了崇高的宗教，有了深沉的哲学，有了悠扬跌宕诗歌的咏唱。

或许，我们已经遗忘，人类最初的文明，是在漫长步行的路上，一步一步，缓慢行走出来的结果。

我的脑海里，常常有一些步行队伍的画面。在古老的印度，修行的僧侣，手上捧着钵，一步一步走在尘土飞扬的路上。走到河边，洗脚沐浴。洗完脚，在树下铺了座位，静静聆听佛陀说法。

我步行去了恒河边的鹿野苑，也步行去了已成废墟的那兰陀，在玄奘读书的经院，体会步行者思想的节奏。我在雅典卫城铺了大理石版的山路上徘徊迟行，想象古希腊的哲人如何一边走，一边议论哲学。他们的步行也好像一种逻辑，每一步都条理分明。荷马的吟咏唱叹，流传在城市的街道上，他失明的双眼，看不见路，手里的棍子，一点一点，也都是步伐的节拍。

我步行走去灞桥，黄埃漫漫，仿佛还听得到桥下的流水，桥边杨柳依依，送别的人与告别的人缓缓走来，送别和告别，时间都很长，可以折一段柳枝做纪念，可以劝君更尽一杯酒，可以吟诗唱和。仿佛因为步行，也就多了许多心事。“门前迟行迹，一一生绿苔”，李白说的是男子离去后地上的脚印，女子在门前凝视，脚印一步一步，一天一天，长满了绿苔。那些迟行的脚印，走得那么慢，走在岁月里，走出了眷恋，走出了不舍，走出了思念，走出了感谢与珍重，走出了文明的厚重绵长。